

0.1 非平衡统计力学的基本思想

在平衡态统计力学的章节中我们介绍了“系综”的概念。它是假想的概念，用来给出实际系统在给定宏观约束条件下的平衡态，取任一微观状态的概率。现在，我们可以把讨论推广至非平衡态。在恒定的宏观约束下，系统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之事，才趋近平衡态。在此之前，系统都处于非平衡态，但它的微观状态仍然只能在相同的集合同选取，因为一个系统可取的微观状态集合是仅由宏观约束条件所确定的。

具体地，记体系在微观状态的位形是 $\mathbf{r}^N \equiv (\mathbf{r}_1, \dots, \mathbf{r}_N)$ ，动量是 $\mathbf{p}^N \equiv (\mathbf{p}_1, \dots, \mathbf{p}_N)$ ，该微观状态在相空间中的对应位置是 $\mathbf{\Gamma} \equiv (\mathbf{r}^N, \mathbf{p}^N)$ 。在某组宏观约束下，该体系可以取的所有微观状态，在其相空间中占据的区域是 $\Lambda \subset \mathbb{R}^{6N}$ 。

有时 $\Lambda \subsetneq \mathbb{R}^{6N}$ ，即体系的某些微观状态是不可取的。例如，体系是装在一个体系和形状都固定为 $\Omega \subset \mathbb{R}^3$ 的容器中的液体，则每个分子都只能取位于容器内的位置， $\forall i = 1, \dots, N$ ， $\mathbf{r}_i \in \Omega$ ，于是 $\Lambda = \Omega^N \times \mathbb{R}^{3N}$ 。不过，体积限制的情况更常通过保持 $\Lambda = \mathbb{R}^{6N}$ ，并引入相应空间分布的势阱来描述。

有时，宏观约束造成的 Λ 区域是随时间变化的，因此要记作 Λ_t 。

在给定宏观约束条件下，系统的系综是确定的。

我们可不失一般性地假定 Λ 总是 1 个单连通紧集*。因此体系的所有可取状态总是一个“连续介质”，其概率测度对 \mathbb{R}^{6N} 的 Lebesgue 测度是绝对连续的。这样，我们可以定义体系的微观状态的概率密度函数 $f(\mathbf{\Gamma})$ ，使得 $\forall \Lambda \subset \mathbb{R}^{6N}$ ，体系的状态取在 Λ 中 $\mathbf{\Gamma} \sim \mathbf{\Gamma} + d\mathbf{\Gamma}$ 小区间内的概率为 $f(\mathbf{\Gamma}) d\mathbf{\Gamma}$ ，且归一化条件是 $\int_{\Lambda_t} f(\mathbf{\Gamma}) d\mathbf{\Gamma} \equiv 1, \forall t$ 。若 $f(\mathbf{\Gamma})$ 在 $\mathbb{R}^{6N} \setminus \Lambda$ 上可延拓为 0，则总有 $\int_{\mathbb{R}^{6N}} f(\mathbf{\Gamma}) d\mathbf{\Gamma} = 1$ 。

在这样的设定下，体系的微观运动体现为一群点带着其概率密度在相空间 \mathbb{R}^{6N} 的运动，类似连续介质流体的物质点带着其质量密度在 \mathbb{R}^3 空间的流动。若视 Λ_0 为参考构型且 $\mathbf{X} \in \Lambda_0$ 为参考构型中的一点，则自然地也可称 Λ_t 为当前构型， $\mathbf{x}(t) \in \Lambda_t$ 为当前构型中的一点， $f(\mathbf{\Gamma}, t)$ 视为相空间流体密度的空间描述（欧拉描述）。若已知其运动方程，即已知双射 $\chi_t: \Lambda_0 \rightarrow \Lambda_t$ ，则该相空间流体的速度场 $\mathbf{u}(\mathbf{\Gamma}, t)$ （空间描述）也可相应地被定义（详见连续介质力学教材）。许多非平衡态统计力学教科书常直接把 $\mathbf{u}(\mathbf{\Gamma}, t)$ 记为“ $\dot{\mathbf{\Gamma}}$ ”，这很容易使人混淆空间位置 $\mathbf{\Gamma} \in \mathbb{R}^{6N}$ 和处于 $\mathbf{\Gamma}$ 的构型 $\mathbf{X} \in \Lambda_0 \subset \mathbb{R}^{6N}$ 与 $\mathbf{x}(t) \in \Lambda_t \equiv \chi_t(\Lambda_0) \subset \mathbb{R}^{6N}$ 的概念；只有最后者有“速度”的概念。

受因果决定论（信息守恒）规定，由任一时刻 $t = 0$ 的各个可取微观状态为初态的运动在在相空间的轨迹必不相交（否则就可能有“多因一果”或“一因多果”的情况，即信息的丢失

*关于这里的更多讨论见附录。

或增生)，因此无论概率密度具体如何变化，其在相空间总满足守恒律，即

$$\frac{d}{dt} \int_{\Lambda_t} f(\Gamma, t) d\Gamma \equiv 0, \quad \forall t$$

由雷诺传输定理，我们有以下类似连续性方程的方程：

$$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t} + \nabla \cdot (f\mathbf{u}) = 0$$

这就是 Liouville 方程。

以下介绍 Liouville 方程在许多教科书中常见的等价表达形式。首先，上式可详细地记为

$$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t} + \sum_{i=1}^N \left[\left(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\mathbf{r}_i} \right) \dot{\mathbf{r}}_i + \left(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\mathbf{p}_i} \right) \dot{\mathbf{p}}_i \right] = 0$$

这里要用到速度场 \mathbf{u} 如何写成 \mathbf{r}_i 和 \mathbf{p}_i 的知识：相空间流体速度场的空间描述，可直接写成当前构型点所在位置的变化，因此成了 $(\dot{\mathbf{r}}_i, \dot{\mathbf{p}}_i)$ ，而相空间流体密度的梯度 ∇f 可分解为对 \mathbf{r}_i 和 \mathbf{p}_i 的梯度，即 $\left(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\mathbf{r}_i}, 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\mathbf{p}_i} \right)$ 。Liouville 方程又常记为

$$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t} = -i\mathcal{L}f$$

其中 \mathcal{L} 是 Liouville 算符。用速度场表示的话，它无非是如下定义的算符：

$$i\mathcal{L} \equiv \mathbf{u} \cdot \nabla + \nabla \cdot \mathbf{u}$$

在有的书中，会记 $L \equiv i\mathcal{L}$ ^{[1]eqs. (2.36), (2.37)}。

若考虑体系满足哈密顿方程，即

$$\dot{\mathbf{r}}_i = 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\mathbf{p}_i}, \quad \dot{\mathbf{p}}_i = -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\mathbf{r}_i}, \quad \forall i = 1, \dots, N$$

则有 $\nabla \cdot \mathbf{u} = 0$ ，即相空间流体具有不可压缩性。此时刘维尔方程变为

$$\dot{f} + \mathbf{u} \cdot \nabla f = 0, \quad \text{哈密顿系}$$

或具体写成

$$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t} + \sum_{i=1}^N \left(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\mathbf{r}_i} 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\mathbf{p}_i} - 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\mathbf{p}_i} 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\mathbf{r}_i} \right) = 0, \quad \text{哈密顿系}$$

若引入泊松括号 $\{A, B\} \equiv \sum_{i=1}^N \left(\frac{\partial A}{\partial \mathbf{r}_i} \frac{\partial B}{\partial \mathbf{p}_i} - \frac{\partial A}{\partial \mathbf{p}_i} \frac{\partial B}{\partial \mathbf{r}_i} \right)$ ，则有

$$\dot{f} = \{H, f\}, \quad \text{哈密顿系}$$

Liouville 仅基于因果决定论，因此它是普适的方程。但它并不含有具体体系的特殊性的信息，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运动方程（对哈密顿体系则为哈密顿方程）的具体形式中。这在上述表达式中是待定的，对 $N \sim O(10^{23})$ 的情况则更是实际不可知的。此时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方程是否总存在稳态解，即体系是否总会趋于平衡态。

0.2 相变量的变化方程

若体系的某性质 B 可由映射 $B: \mathbb{R}^{6N} \rightarrow \mathcal{F}$ 定义, 那么 \mathbb{R}^{6N} 中任一状态 $\Gamma = (\mathbf{r}^N, \mathbf{p}^N)$ 的性质值 $B(\Gamma)$ 都已知道。这里的到达域 \mathcal{F} 可以是 \mathbb{R} 或 \mathbb{C} 上的各阶张量空间, 也可以是更复杂的空间, 取决于物理量 B 的具体定义。我们把 B 称为相变量 (phase variable), 因为它仅为相空间位置的函数。

在体系的微观运动变化过程中, 其在相空间的轨迹 $\mathbf{x}(t)$ 使得性质 B 也随时间变化 $B(t) = B(\mathbf{x}(t))$ 。我们把这种情况的性质变化记作 $\hat{B}(t)$, 以示它是某次微观状态变化造成的变化量。对 $\hat{B}(t)$ 作时间导数:

$$\begin{aligned} \frac{d}{dt} \hat{B}(t) &= \frac{d}{dt} B(\mathbf{x}(t)) \\ &= \left. \frac{d\hat{B}(\Gamma)}{d\Gamma} \right|_{\Gamma=\mathbf{x}(t)} \dot{\mathbf{x}}(t) \\ &= \mathbf{u} \cdot \nabla \hat{B} \equiv iL\hat{B} \end{aligned}$$

其中 L 称 p-Liouvillean, 以示区别, \mathcal{L} 称 f-Liouvillean。显然 $iL \equiv \mathbf{u} \cdot \nabla$ 。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的是, L 中的 $\mathbf{u}(t) \equiv \dot{\mathbf{x}}(t)$ 是体系某次演变的相空间轨迹, 而 \mathcal{L} 中的 $\mathbf{u}(\Gamma, t)$ 则是体系的非平衡态概率密度的相空间流体速度场。我们当然也可以讨论, 体系的相空间流体对应的性质 B , 即相空间流体在任一构型下, 每个构型点都对应的一个 B 值形成的场 $\tilde{B} = \tilde{B}(\Gamma, t)$ (空间描述), 这时, 它的时间变化率应对其作物质导数, 即

$$\begin{aligned} \frac{D}{Dt} \tilde{B}(\Gamma, t) &= \frac{\partial \tilde{B}(\Gamma, t)}{\partial t} + \mathbf{u}(\Gamma, t) \cdot \nabla \tilde{B} \\ &= \mathbf{u} \cdot \nabla \tilde{B} = iL\tilde{B} \end{aligned}$$

其中用到了 $\partial \tilde{B} / \partial t \equiv 0$, 因为由微观状态 Γ 到性质 B 的映射, 必遵守某物理定律, 而物理定律是不随时间变化的。上式中我们作了符号滥用, 上式中的 $iL \equiv \mathbf{u} \cdot \nabla$ 中的 \mathbf{u} 是相空间流体的速度场, 不是某次运动的相空间轨迹速度。但都用同一符号 L 了。

易知, 对于哈密顿系, 由于有 $\nabla \cdot \mathbf{u} = 0$, 因此 $\mathcal{L} = L$ 。大部分教科书默认所讨论的体系是哈密顿系, 因此不区分 \mathcal{L} 与 L (即不区分 p-Liouvillean 与 f-Liouvillean), 这是不严谨的。

0.3 Liouville 方程的形式解

Liouville 方程本身只是一个一般形式。它的解因此也可写下一般的形式，常称为 Liouville 方程的“形式解”（formal solution）。同样的概念也用于相变量的变化方程。具体地

$$\begin{aligned}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t} f(\mathbf{\Gamma}, t) &= -i\mathcal{L}f \Rightarrow f(\mathbf{\Gamma}, t) = e^{-i\mathcal{L}t} f(\mathbf{\Gamma}, 0) \\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t} B(t) &= iLB \Rightarrow B(t) = e^{iLt} B(0)\end{aligned}$$

其中 $\exp(-i\mathcal{L}t)$ 称 f -propagator, $\exp(iLt)$ 称 p -propagator。按泰勒展开, 我们有

$$e^{-i\mathcal{L}t} = \sum_{n=0}^{\infty} \frac{(-t)^n}{n!} (i\mathcal{L})^n$$

从而 Liouville 方程的形式解可写为

$$f(\mathbf{\Gamma}, t) = \sum_{n=1}^{\infty} \frac{(-t)^n}{n!} (i\mathcal{L})^n f(\mathbf{\Gamma}, 0) = \sum_{n=1}^{\infty} \frac{(-t)^n}{n!} \frac{\partial^n}{\partial t^n} f(\mathbf{\Gamma}, t)$$

其中又用了一次 Liouville 方程本身。

以下证明, \mathcal{L} 与 L 互为伴随算符^{*}, 即

$$\int_{\Lambda_0} d\mathbf{\Gamma} f(\mathbf{\Gamma}, 0) iLB(\mathbf{\Gamma}, 0) = - \int_{\Lambda_0} d\mathbf{\Gamma} B(\mathbf{\Gamma}, 0) iLf(\mathbf{\Gamma}, 0)$$

这里我们用到了 \mathcal{L} 的定义, 即 $i\mathcal{L} \equiv \mathbf{u} \cdot \nabla + \nabla \cdot \mathbf{u}$ 。我们有

对哈密顿系, $\mathcal{L} = L$, 故此时它们是厄米算符。

^{*}Zwanzig 的书^[1]eqs. (2.12) & (2.13) 的相关讨论显示这其实是散度定理。